

「張嘴。」

姚丹彤常說她聽話，說她像往時訓練的那些軍犬聽著口令和響指就知道得做出什麼動作。更堅信主人所有的命令，懷疑與拒絕不會流入腦海。就如此時，訓練有素的哈里爾心甘情願的被姚丹彤用手銬栓在床頭，坐在床前乖乖聽話張嘴。她的雙手交叉，被迫挺直著背也毫無怨言。沒有掙扎，更沒有金屬之間因掙扎發出的吵雜聲響。姚丹彤將拇指深入齒間，彷彿檢查軍犬有無蛀牙般自深處摸來每一顆白晳健康的牙齒，甚至在犬齒下慰留，故意將指肉向上頂去。對哨兵來說過於濃郁的血腥味在口中過散，滲入她每一條感官神經，刺激著她的理智。

「哈里爾，妳應該知道這是什麼吧？」

她退過身，一手俐落地翻開床單的角邊，原先被藏在床下的情趣玩具重新出現在哈里爾眼前。嘴裡殘留的血腥味被這個驚喜嚇得魂飛魄散似得不復存在，啟唇想解釋些什麼，卻又覺得只是徒然。畢竟姚丹彤已經開始哼著小調將逼真的假陽具穿過綁帶，滿意的勾起嘴角後又往自己的方向爬來。她看著嚮導撥開自己的皮帶扣，塗著鮮豔洋紅的指尖若有似無的伸入內裡輕撫。撇開視線，耳裡聽見的卻如雙眼直視般看得清楚。彷彿將刀出鞘般地被迅速抽開皮帶，自己的白褲被緩緩褪下。衣物與肌膚的摩娑沙沙，哈里爾的下半身剩下最後一道防線。姚丹彤低頭一吻，吸吮間，將莓色的印記留在低腰底褲的水平線上，一如她們處處流浪時看過的海上夕陽。

「怎麼可以把新玩具藏起來呢。」

她寵溺的嘆了聲，拉著綁帶的手向哨兵的腰後繞去。替人綁上什麼的事她做慣了。上手銬、套項圈，調整寬緊度的程度她自有一套準則，凡是給哈里爾的：勒緊便是。

「丹彤、」

「噓——」

姚丹彤捧上此時終於出了點變化的臉龐，唇貼著唇輕嘆：「今天我自己來。」她知道哈里爾想說什麼，但鑑於這哨兵總是沉默不語、要說點情話又是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她決定今天就用這雙唇瓣堵住口，只讓哈里爾以吻助興。舌尖探入，擁吻間少了侵略，僅是輕柔交換彼此的嘆息。她褪去上衣，豐滿的胸乳貼在哨兵結實的身軀上，透著對方唯一一件內裡相蹭。攀起哈里爾被結實肌肉撐出的肩膀，上下廝磨的乳尖被蹭得泛起紅暈。姚丹彤靠著她的身子給自己尋一片快感，她喜歡聽著哈里爾壓抑著什麼而緊咬牙根的聲音。更喜歡看哈里爾想做個聽話的軍犬，卻受慾念干擾與心理不受控的狂犬拔河。她曲起身將自己的底褲勾下，掛在腳踝好做個幌子讓哈里爾刻意避開視線——這是她最後的溫柔，在雙腳環住哈里爾的腰肢後，她便要不帶任何保留的將哨兵吃乾抹淨。

她伸手抹過私密處流出的蜜液，小心而緩慢的裹在聳立在哈里爾胯間的逼真玩具。更是模仿手淫動作套住根部上下搓動，彷彿取興男人的動作讓哈里爾的眉頭微微一皺，姚丹彤卻又顯得更是愉悅。

「醋桶。」

喃喃了聲，微起上身將厚實的前端對往蜜水潺潺的穴口，緩著氣緩緩坐下直到她全數吞入。假陽具上的青筋彷彿在甬道裡印出模子一般清楚，姚丹彤全身輕顫，嘆息中小去了一回。

「妳可藏了個好玩具，哈莉。」

她再度將雙手搭上肩，雙腳跪在兩邊撐起身，前後扭動腰肢熟悉粗壯的柱身。床鋪發出緩慢的咿呀聲，連帶著床頭燈光微晃。哈里爾看著她眉尾下垂，紫羅蘭色的眼裡盛起慾念向她一笑。她又驟然想起初見時的那抹嘴角，和現在幾乎一樣。

似乎已經適應新玩具的尺寸，身上的嚮導靠著床鋪的彈性上下擺動起臀部，夕陽色的長髮更隨之跳動飛舞。飄揚間，哈里爾不小心將視線落在更加奪目的胸肉，垂直晃動的乳波蕩漾，她看準時機含起粉色乳首，一聲輕吟更讓她確定自己終於做對了事。直到姚丹彤緊抱著自己掙脫舔咬，她才有機會重新嗅著嚮導的淡淡體香——那抹沾著香醇可人的咖啡香，隨著薄汗揮發充斥整個空間。

「哈莉、嗯……啊……」

姚丹彤的喘息在耳畔加劇，甚至撇過臉將唇口對準耳窩，好讓吟吟嬌喘直入腦海。她壓根不在乎這些嬌喊會給哨兵帶來什麼影響，甚至不覺得自己是萬中選一能力出眾的嚮導。現在只是一個想擁有親密接觸的普通女人，想要與令她安心的哈里爾有親密接觸的普通女人。她提腰加緊擺腰的頻率，緊緻而充滿彈性的臀部在每一次的翹起後又迅速向下坐入。肉體間的拍打聲在不斷來回的一進一出中多了蜜液充沛的水聲。頓時哈里爾的腿間都是她氾濫的體液，她卻富有惡作劇後的成就感般的得意一笑。

「哈里爾……吶、我快去了……」

她望著那總是投以自己愛慕的雙眼，在瞳孔反光間看見自己的潮紅的臉。姚丹彤伸手勒上哈里爾的頸子，在那崎嶇疤痕上留下自己的爪印。

「啊、要——嗯——！」

姚丹彤聽見哈里爾似乎低吼了聲，可能是自己的指甲劃破了她的皮膚。可是這樣也沒關係。她的哈里爾會原諒她，會隱忍著疼痛舔吻自己的唇瓣。

一如乖巧聽令的軍犬。